

壮族论稿

范宏贵 编
顾有识

广西人民出版社

前 言

今年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广西各族人民为之庆贺，我们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从事壮族研究的同志，更加感到欢欣，谨奉献这本小册子作为节日的礼品。

壮族是我国人口众多的少数民族，在我国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巩固国防诸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壮族与我国的布依、傣、侗、水、仫佬、毛南、黎等民族，与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某些民族古今都有密切关系。因此，国内外的不少人士都在了解壮族的过去和现在。解放以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壮族的研究十分活跃，取得很多可喜的成果，这是前所未有的好现象。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对壮族的研究还很薄弱，有些课题的研究还不深入、系统，有的课题还没有人涉及，这有待我们和后人去开拓，将壮族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使壮族悠久而灿烂的文化为更多的人了解，继承并发扬光大。

这本小册子共收入论文18篇，其中有些是前人没有涉及过的课题，按其内容可分为五类，一是概述100年来研究壮族历史的历程，二是壮族经济和社会问题方面的论文，三是壮族习俗方面的论文，四是有关土司问题的论文，五是壮族与其他民族关系的论文，这类论文占本书的一半，算是本书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吧！涉及的内容如下：

壮族是广西的土著民族，汉族是从外地迁移来的，对历

代二者人口的消长情况作了深入地探讨。历来壮汉两民族的关系友好合作是主流，但有时在某一方面也会有矛盾，其性质如何？可以从金田起义前贵县的“来土斗争”为例进行剖析。

在壮汉民族长期密切的交往中，有的汉族变成了壮族，反之，有的壮族又变成了汉族，本书对此问题的论述，较前人前进了一步。

在壮族民间比较普遍的传说认为，不少壮族姓氏的祖先是汉族，并以家谱、族谱、墓志铭、方志、野史为证。这种传说是否可信，也有专文论证，澄清了一些谬论。对壮族的民族意识也作了探讨。

另外，也有论文阐述了壮族与泰国的泰族，越南的岱族、侬族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

从壮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可以看到，不仅在国内，在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壮族的地位和作用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我们依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均尊重作者的观点和风格。日本东京大学文化人类学博士研究生松本光太郎在广西民族学院进修学习，为本书撰写了论文，我们表示欢迎。期望今后有更多的外国学者从不同角度来研究壮族。限于编者水平，谬误之处，谨请读者不吝指正。

承蒙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费孝通教授为本书的书名题签，在此深表谢忱。

广西人民出版社陆里同志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不少辛劳，也深表谢意。

编者 1988年6月

目 录

前言.....	(1)
研究壮族历史的今昔.....	范宏贵 (1)
汉人入桂及壮汉人口比例消长考略	
——兼论壮汉之互为同化.....	顾有识 (38)
试论汉人的“壮化”.....	袁少芬 (62)
壮族韦姓“汉裔”考	
——也从“韩信的后代”说起.....	龚永辉 (82)
“土话汉人”与“汉裔”观念	
——壮族自我意识历史形态初窥.....	龚永辉 (98)
壮民族意识的“再生”	
——从“汉人后裔”到“壮族”	
.....[日本]松本 光太郎	(115)
浅论金田起义前广西贵县的“来土斗争”	
.....	覃高积 (132)
试谈壮族与泰族的分化、形成时间.....	范宏贵 (148)
我国壮族与越南岱族、侬族的古今关系	
.....	范宏贵 (160)
试论解放前壮族的自然经济	
——兼评近代壮区自然经济“解体说”	
.....	顾有识 (176)

唐宋时期壮族地区的奴婢问题·····	范宏贵	(200)
壮族领主制度的土地关系和阶级关系		
·····	谈 琪	(213)
壮族地区改土归流的历史意义·····	谈 琪	(230)
论壮族土兵·····	顾有识	(251)
岑猛反叛朝廷质疑·····	谈 琪	(274)
壮族及其先民的铜鼓·····	姚舜安	(289)
浅谈壮族的葬制·····	覃高积	(302)
壮族的青蛙崇拜·····	玉时阶	(313)

A Collection on Zhuang

Nationality Contents

Preface

Study on the Present and the Past Zhuang History

.....Fan Hong Gui (1)

Research on the Han entering Guangxi and Growth and Decline of the Proportion between Zhuang and Han Population

—Also on the Assimilation between Zhuang and Han Nationalities

.....Gu Yeu Shi (38)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Zhuang from Han

.....Yuan Shao Fen (62)

About "Han Descendant" of Zhuang Surnamed Wei

—Also Talking from "the Descendant of Han Xin"

.....Gong Yong Hui (82)

The Idea about "Native - Dialect - Speaking Han" and "Han Descendant"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n the History

Status of Zhuang's Self-Consciousness

.....Gong Yong Hui (98)

Regeneration of Zhuang Nationality Sense

— From "Han Descendant" to "Zhuang"

.....(Japanese) Kotaro Matsumoto (115)

On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Alien and the
Natives in Guixian County, Guangxi before Jin
Tian Rising

..... Qin Gao Ji (132)

About the Disintegration and the Forming Time
between Zhuang and Thai in Thailand

.....Fan Hong Gui (148)

The Present and the Past Relationship among
Zhuang in China and Tay, Nung in Vietnam

.....Fan Hong Gui (160)

Discussion on the Natural Economy of Zhuang
before Liberation—Also Comment on "Disinter-
-ation Theory" of Natural Economy of Modern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Gu You Shi (176)

Servant Problem in Zhuang Region during
Tang, Song Dynasties

.....Fan Hong Gui (200)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d and Class in Zhuang's
Land Owner System

.....Tan qi (213)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Abolishing Local Official and Setting up Government Officer in Zhuang Region	
.....Tan Qi	(230)
Something about Zhuang native Soldier	
.....Gu You Shi	(251)
Doubt about Qin Meng's Rebellion against Court	
.....Tan Qi	(274)
Zhuang and its Ancestor's Brass Drum	
.....Yao Shun An	(289)
Something about Zhuang Funeral System	
.....Qin Gao Ji	(302)
Zhuang's Frog Worship	
.....Yu Shi Jie	(313)

研究壮族历史的今昔

范宏贵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有很多事物多少都打上帝国主义侵华的印迹。在科学研究领域里，有很多学科先是掌握在外国人手里，随着中国人民的觉醒，才遂渐转到中国人手中。对壮族历史的研究，也走过这条曲折的道路。研究壮族的历史，已有100年的历程，这期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

19世纪末叶，帝国主义列强竞相侵占东南亚各国，并把魔爪伸到我国南方各省，为了巩固他们在东南亚各国的统治，加紧对我国南方各省的侵略，他们开始研究这个地区的地理、历史、民族、语言、习俗等等问题。

1885年，在英国伦敦出版了阿·罗·柯奎翁（A·R·Colquhoun）写的《在掸族中》（Amongst The Shans）一书。伦敦大学教授特·德·拉古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为该书写了一篇导言，题目叫《掸族发源地》（The cradle of The Shan Race），把壮族与泰族混为一谈，并臆断说，泰族起源自我国的四川、陕西省山谷间，或是起源自我国新疆的阿尔泰山地区，因受汉族的压

迫，便从黄河流域南迁到长江流域的四川、湖北、安徽一带，然后再迁到云南、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等地，最后才进入中印半岛。

1897年，荷兰的《通报》第1卷第8期和1909年第1卷第10期刊登了法国人皮·勒·邦德里（Pierre Lefevre Pontalis 也译为兰番佛巴德里）写的《泰族侵入印度支那考》（L' invasion Thaie Indochine），他说：

“（越南）高平之土族，黑河之布泰族，澜沧江之老挝族，实皆泰族之支派耳……广西区域之泰族与在（越南）谅山区、高平区之泰族，其中70%皆作一种民族名称解”。①。

1909年，英国剑桥出版了亨·理·戴维斯（H·R·Davies）写的《云南—连接印度和扬子江的链环》（Yunnan, the Link between India and Yangtze）。该作者是英国的印度殖民政府情报局副局长、上校。他在该书中说：

“广西与广东两省人民，无论族系与语言，皆为泰族之苗裔。”②

美国博士威·克·杜德（W·Cleifton Dodd 也译为多德或陶德），以牧师身份在泰国传教20多年，也曾经到过广东、广西的壮族地区，自诩是最了解泰族历史的专家。1923年，美国衣俄华出版了他的著作《泰族》（The Tai Race）一书，他把操壮侗语族语言的民族都称之为泰族，

①《国闻译证》，陆翔译，开明书店出版，第一册。

②转引自《暹罗民族学研究译丛》，商务印书馆1946年出版，第44页。

地域包括广东、广西、贵州、云南以及越南北部、老挝、泰国、缅甸北部、印度阿萨姆邦。杜德到过广西的邕宁县，他用该县一个壮族村庄的壮语与标准的泰国泰语作了比较，在250个词中，相同的词有196个，占78.4%，而不相同的54个词，又与云南文山一带的壮语相比较，有2/3是相同的。这是杜德把壮族视为泰族的最有力的根据。此外，他还援引菲立民传教士的说法：

“为泰族盘据地之中国西南部领土，若广西、贵州、海南岛及广东一部分，又云南东部与西部，均有多量之泰族，为各该省人民重要之成员”。①

1925年，泰国共丕耶达吗 璽拉查 奴帕亲王（即丹隆亲王）在泰国朱拉隆功大学讲授泰国历史，后将他的讲稿汇集成《暹罗古代史》一书出版，他便因此赢得了“暹罗历史之父”的桂冠。他说：

“据历史所传，泰族初发源于中国之南方，如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四省，以前皆为独立国家。泰人散处各地，中国人称之为番。至于泰人放弃故土，迁徙缅甸及佬、蛮等地之原因，实由于汉族之开拓领土”。②

1926年，英国伦敦出版了英国人吴迪（W·A·R·Wood）写的《暹罗史》（A history of siam），后经陈礼颂译成中文，194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他认为：

①转引自《暹罗民族学研究译丛》，第45页。

②共丕耶达吗璽拉查奴帕著《暹罗古代史》，王又申译，商务印书馆1931年出版，第43页。

“以至今日，华南人口尚昭示有泰族血统之痕迹，若云南省中人，泰族之多逾汉族。距广州市数百里内，有一纯粹泰族社区，居民所操方言，为曼谷泰人所不难了解者。”^①

接着，泰国的拍耶亚奴曼罗闍吞（沙天哥色）写了一篇长文《泰禅族系考》，文中道：

“中国省份中，除四川外，当以云南为最大，与广西、贵州、广东诸地，同为古今泰族散布之地区”。^②

他又说：

“广西一带，泰族中之最多者曰土僚，或即汉人所呼之‘土番’欤？而汉人之以土僚称谓，因此辈乃广西之土著耳。且闻广西省西部，土僚之多，占该地人口90%云……土僚除居于广西一带外，贵州、广东亦有其迹，而以东京（按指越南北部——引者）一地尤多，侏人次之。土僚语多近泰语，其中亦有汉语渗杂焉”。^③

总括这阶段的研究状况是：

一、研究壮族的工作，完全掌握在外国人手里。先是西方人掌握这项工作，后来泰国人也加入了这项工作。

二、把壮族视为泰族，主要根据是语言的相同或相近。但发现壮、泰民族的密切关系却是一大成就。

①《暹罗民族学研究译丛》，第43页。

②《暹罗民族学研究译丛》，第44页。

③《暹罗民族学研究译丛》，第51页。

三、对壮族的研究，仅限于族源和民族分布，还没有深入研究的成果。

这阶段对壮族的研究，最基本的是，壮族就是泰族。这个观点，此后乃至现在影响着西方、泰国和日本。

1938年，暹罗政府总理披汶，推行大泰族主义，利用上述泛泰族的说法为其服务。他把语言作为识别民族的主要标志，又把国家与民族混为一谈，以混淆视听。1939年6月24日是暹罗国庆日，他把国名暹罗改为泰国，并极力提出要建立一个“大东亚泰族联邦”的主张。这个联邦包括我国操壮侗语族语言的傣、壮、侗、布依、水、黎等民族，越南的岱、泰、依等民族，老挝的老龙族，缅甸的掸族。地域包括我国的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省，越南北部，老挝的全部，缅甸的北部，印度的阿萨姆邦以及整个泰国。这样，壮、傣、侗等民族是泰族的问题，已超越了学术问题的范围，演变成政治问题。当时，我国与有关各国反对、抵制披汶的阴谋，我国的《大公报》等报刊发表社评，抨击披汶的主张，其计划未能实现。

上述外国学者把现今的壮族与泰族混淆为一个民族是不科学的，但必须指出，发现壮族与泰族的历史渊源关系是应该肯定的。

第二阶段，从20世纪20年代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

本世纪20年代，有些知识份子已认识到，我国边疆国土

的沦丧或被入侵，原因之一，是我国对边疆没有足够的注意，而边疆又是少数民族居住。在这种形势下，有人开始注意研究少数民族，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其中包括壮族在内。

1928年7月号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同时登载钱敬文的《僮民考略》，石兆棠的《僮人调查》。1931年2卷3期《新亚细亚》杂志发表了魏觉钟的《广西的民族——苗瑶僮侬》。1934年12月号《艺风》月刊载石兆棠的《柳州僮人的片断的纪述》。

广西永福县人刘锡蕃（即刘介），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著作《岭表纪蛮》。这本书内容丰富，论述比较全面，涉及历史、语言、习俗、宗教、家庭、文化、交通等方面，既有实地调查材料，也有历史文献资料。不仅研究、论述了壮族，也涉及了苗、瑶、侗等民族。对某些不符合事实的记载、传说，刘氏给予批判、订正，如“飞头僚子”的谬说，壮族韦姓是韩信的后裔讹传。可以说，这本书是研究壮族的最早论著，至今还有参考的价值。

由于刘氏没有摆脱统治者对少数民族的偏见，所以这本书还有歧视少数民族的内容，例如他把壮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族称，一律加上犬字旁。他虽然承认壮、侗、苗、瑶是少数民族，但又从十个方面论证壮汉同源同种。关于壮族的起源，他认为是从中亚迁入我国，经新疆塔里木河、甘肃，然后分为两支，一支经四川、贵州到达两广，另一支从甘肃分出来，经陕西、湖北、湖南到达两广。同时，刘氏也主张汉族从中亚迁徙入我国。二、三十年代，西方学者的汉族西来说，显然对刘锡蕃产生了影响。刘氏又说：“范成大《桂海

虞衡志》云：‘獞者，庆远、南丹溪洞之人呼为獞’”。后来不少论著不查阅原著，转引自此，于是出现壮族称谓最早见于《桂海虞衡志》之说。但查遍各种版本的《桂海虞衡志》，未见此记载。这是刘氏误引《广西通志》的一句话造成的。

对壮族研究有建树的，要首推徐松石。他是广西容县人，后在上海任史地教授。他撰写的专著《粤江流域人民史》，193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本书有三大特点：

（一）他多次、长期深入壮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把调查研究的心得与历史文献的记载结合起来。

（二）他能平等看待少数民族，例如他不写犬字旁的獞，而写双人旁的僮，瑶族也是双人旁的徭。足见他对壮、瑶等少数民族的观点和感情与人不同。在那个时代，能正确对待少数民族是难能可贵的。

（三）他用“地名研究考证法”来论证壮族的历史，阐明壮族是岭南一带的土著民族，并论述了壮族与古代百越人的密切关系。这一方法是他首创，如壮族地区的地名有带那、都、思、古、六、罗、云、兰、布、甯、邕、驮、博等字的特点。至今，仍有学者沿用此法。此外，他还使用了语言比较法、风俗对比法，进行考证，充实他的结论。

但是，他也受到时代的局限，也有民族偏见，他认为“僮族非但是远古岭南的土著，而且是今日最纯粹的汉人”。使他处于既承认壮族是少数民族，又说壮族是汉人，自相矛盾的境地。

接着，徐松石又撰写了《泰族僮族粤族考》一书，已交付排印，不料日寇入侵，印刷停顿，此书拖延至1946年才由

中华书局出版。此书的研究方法与《粤江流域人民史》相同。这部专著的一大贡献是，徐氏认识到壮族与布依、侗、黎、傣等民族，以及泰国的泰族、老挝的佬族、缅甸的掸族，有历史渊源关系。他的这一论断已为现今的民族研究所证实，是正确的。数十年前有此论断，确非易事。他把上述有历史渊源的民族称为广义的僮泰族，这种混淆各族特性的提法，显然是不够科学的。

民国时期曾任广西省主席的李宗仁也受到上述西方学者的影响，他说，1934年时：

“广西人民的构成份子极为复杂，风俗不同，语言各异。大致说来，西江流域居民的言语多属广东语系，桂江、柳江流域的居民则说普通官话。此外还有客家，以及少数民族如壮、苗、瑶、夷、泰等”。①

此外，30年代出版的中国民族史书籍，对壮族的历史研究，大多仅限于壮族的起源和演化。吕思勉教授写的《中国民族史》（1934年世界书局出版）认为，壮族出自濮族。林惠祥教授著《中国民族史》（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说：“僊掸系即所谓泰掸族（Tai Shans），掸为种族名，泰其自称之语……此族散布之地颇广，名称随地而异，广西者为壮侬”。日本学者鸟居龙藏著《苗族调查报告》（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中说：“广义之苗族，系包含苗、瑶、壮、黎、土人、僮等种族而言。二为狭之苗族，则专指‘苗’之一种”。

①《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政协协商委员会1980年出版，第644—645页。

这时，对壮族与汉族的关系问题展开了讨论，1936年12月《逸经》杂志发表了《关于瑶僮与客族问题之讨论》。此后，该刊发表了陈隆吉的《‘瑶僮即今之客族’说驳议》，欧阳飞云的《关于福建云霄之瑶僮》，憾庐的《客族瑶僮及闽南民族》，王斤役的《福建云霄之瑶僮》，黎光耀的《关于瑶僮与客族问题之讨论（福建云霄县瑶僮）》，就福建省的僮族是否汉族展开了讨论，各执一说，没有得到要领。从新中国建立后的情况看，福建没有僮族。

日本学者河原正博写了《关于左、右江流域蛮酋的始祖》（载《南亚细亚学报》1944年第2期），辨别壮族始祖南迁说的真伪。

徐松石著《东南亚民族的中国血缘》（香港东南亚研究所1947年发行）一书，比他的前两部著作有了进步，把现代的壮族与泰国的泰族区分开，他在泰国泰族一章中对壮族与泰族的渊源关系写道：“无疑今日广西的僮人，是泰国小泰人最近的亲属。其实整个粤民族，也与泰国的泰人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两粤古苍梧族的一部分，移入泰国而成为泰人，目前追溯这一段迁移历史，还不是困难的事……最可惜的，就是当日泰族西移，而俚僮南下，俚族在滇南渐渐地把泰族的移动线截断。于是经过一个长久时期，泰国的泰人和桂西的僮人，便完全断绝了音讯。后来彼此竟然不知道是一家之亲……泰族先人最初的居地，不是云南，而是古代九夷九黎八蛮的地区，即自冀豫而至荆阳等州”。他对壮、泰族的渊源关系的论断是很有见地的，但把他们的发源地说成是在冀豫至荆阳，没有写出根据，是值得商榷的。

综观这一阶段的研究特点是：